

纂圖互註荀子

五

纂圖互注荀子卷第九

臣道篇第十二

人臣之論論之善惡有能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

聖臣者無所不備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

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說音悅善取寵乎上是能臣

者也以受君之寵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

則黨之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環主環繞其

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民親士信

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形則

隨形動而無礙不使違也應事運變齊給如響齊疾

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平變之所遲也推類按與言以待與

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言卒會也此明應卒遇變之速無方無常

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此明應卒遇變之速無方無常

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能臣者上

能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此言能臣其於篡臣者蓋

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

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楚之州侯楚襄王臣也史記莊

如前貴而荆王崩之月問左秦之張儀可謂能臣者也

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楚之州侯楚襄王臣也史記莊

如前貴而荆王崩之月問左秦之張儀可謂能臣者也

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楚之州侯楚襄王臣也史記莊

如前貴而荆王崩之月問左秦之張儀可謂能臣者也

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楚之州侯楚襄王臣也史記莊

如前貴而荆王崩之月問左秦之張儀可謂能臣者也

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楚之州侯楚襄王臣也史記莊

如前貴而荆王崩之月問左秦之張儀可謂能臣者也

君為相人臣為下高公三之義皆領奉也王曰天下之
為相人臣為下高公三之義皆領奉也王曰天下之
為相人臣為下高公三之義皆領奉也王曰天下之
為相人臣為下高公三之義皆領奉也王曰天下之

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凶吉賢不肖之極也也
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凶吉賢不肖之極也也
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凶吉賢不肖之極也也
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凶吉賢不肖之極也也

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
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
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
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

之莫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從以持祿
之莫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從以持祿
之莫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從以持祿
之莫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從以持祿

美交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者交接之不件犯使
美交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者交接之不件犯使
美交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者交接之不件犯使
美交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者交接之不件犯使

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
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
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
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

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
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
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
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

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
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
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
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

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代左傳鄭至驪其代驪謂為驪拂所
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代左傳鄭至驪其代驪謂為驪拂所
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代左傳鄭至驪其代驪謂為驪拂所
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代左傳鄭至驪其代驪謂為驪拂所

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為已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

所罰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

諫太甲箕子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

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

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頽設謂置於列位頽邪也諫爭輔拂之

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讀為伸謂道行也爪牙之士施則仇

讎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

國與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自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

而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掩

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事聖

君有聽從無諫爭聖君無失事中君有諫爭無諂諛上君可

若各桓公者也諛諛則遂成闇君也事暴君有補削無撓拂補謂彌縫其闕削謂去其惡

言不敢顯諫也撓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撓音拂迫脅於時窮居

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

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俗言如此

而不亦交若舊俗然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

謂也詩說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私決擇也敏謂

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不敢有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

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撓然剛折

端立而無傾側之心撓彊貌杜記曰和而不流彊或撓剛折則直而折也端志不私曲也是案

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

寬容而不亂雖調和而不至流而雖柔從而不至曲雖寬容而不與為以也曉然以至道而

無不調和也曉然明俞之貌至道无為不爭之道以至道則暴君不能加怒无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而能

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與納同言既以中

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開通於君之心中也若馭撲馬撲馬未調習之

也馬不可遽牽制必縱緩之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在順適其性不驚懼

也事暴君之人故重明之也若食餒人使飢渴於至道如餒人之以食或曰餒人併與之食則必死今以善道而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

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其憂也而

辨其故辨其至憂之端則遷善也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所喜之時多則死

故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曲得所謂焉

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事人而不順者不疾

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

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

德者也故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

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勤誤耳為或為違也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

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

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善賢之名故為下忠不恤君之榮辱

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

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

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

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死曰然實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

是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

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教賢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也

言不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

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馮河立至於害人

不知小人為害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

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踈

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

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慤不

善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而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統

統綱紀也言已端禮義以為文用為文飾倫類以為理倫人倫

類物之遠以此為條理也喘而言騰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觀學

篇端同端微言也騰微動也一皆也言一詩曰不僭不賊鮮不

為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不恭敬禮也調和

樂也調和不謹慎利也閻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

慎而無閻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通忠之順忠

所獲塞故通之然權險之平權困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

而終歸之於順也禍亂之從聲君難禍亂應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

也聞君不知所明殺害爭然後善矣然後功出死無私

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詩爭升口

善遠矣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為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

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擢君命發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

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

之無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紂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

也不忍蒼生之塗炭而殺之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賢愚當

歸於正道 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

武是也過而同情和而無經經常也但和順上意而無常守不恤是

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狂也夫是之謂

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

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

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

歟終歸於理者也頌長發之篇或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言湯既為

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珽

以与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旒者焉引

致仕篇第十四明致賢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

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朋黨比周之與君

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也加累

以累惡加累誣人也隱

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隱亦蔽也忌謂貨財禽犢之請

君子不許行賂請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刑

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言無根源之謂懸謔也不官謂

也聞聽而明與之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白稱譽謂顯露

也其事不為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請

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任當為去其

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反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如是則姦言

女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欺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

忠謀忠譽忠欺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明通謂明白

起並起尚与上同上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

之術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

而百姓歸之禮義脩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義

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曰天下願令行禁止王

者之事畢矣讀為決能以禮決於者詩曰惠此中國以

綏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侯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川淵者

魚龍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

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

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主不守無道法則

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

者國家之本作也本作由本務也君子也者道法之物要也不

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

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之者有之矣有君

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

乎小人此之謂也得衆動天得衆則可以動天言美意

延年美意樂意也無憂患則延年也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言物不能欺也夸誕逐

魂逐魂逐去其精氣猶喪精也夸誕逐逐逐逐魂逐去其精氣猶喪精也夸誕逐逐逐逐魂逐去其精氣猶喪精也人主之患不在

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

者行也無善行則賢不至也口行相返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

退也不亦難乎夫羅蠲者務在其明乎火振其樹而已

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取而食之禮記有蠲范是也今人主有

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臨事接民而

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

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察斷然

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

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政為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誅賞也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

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則後書曰義刑義殺

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勿庸

即行之當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下天尚謙曰我未有順事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程者物之準也

程者度量也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之善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

倫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德以叙位能以授官德以

叙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若夏典樂伯夷典禮之出也九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

也節奏謂禮節奏陵侵陵亦亂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

也節奏謂禮節奏陵侵陵亦亂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

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

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況自古及今未有一隆爭重

而能長父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

法不在博習也尊嚴而憚可以為師尊謂守其誦說不

五十一曰艾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解

六十曰菁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知謂論之理而能故師術

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流峻則多流也樹落

葉本謂木葉落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賞不欲僭刑

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

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

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為善則

左哀二十六年声子曰善為

則惟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不僭不濫此湯所以獲天福也

纂圖互注荀子卷第十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

臨武君善楚將未
知姓名戰國策曰

天下台從趙使魏加見春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僕欲
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時好射請以射譬可乎曰可魏加曰更贏

與王馴稟下更贏曰臣能為王虛發而下焉有鳴焉從東方來更
贏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贏曰此孽也王曰先

王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刺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羣
刺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列而高飛故刺損也今臨武君為秦

孽不可以為距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
或曰劉向叙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即孫

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為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
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

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

若順太歲及下
孤虛之類也

得地利

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
孫丑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觀敵之變

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所

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

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

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

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

也乘勢所行者變詐也奇計善用兵者感勿慙闇莫知

所從出感忽慙闇皆謂感忽之闇也感忽此忽也慙闇遠視也
分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

不測魯連子曰奔威乃孫臏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

民哉孫謂臏吳王闔閭將孫武
吳謂魏武侯將吳起也孫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

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之志
意如此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

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

詐者忌慢者也路亶者也路亶露也亶讀為祖露祖謂
上下不相覆蓋新序作洛單君

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謂亂也音骨言彼可故以

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舜足以如投石以指

撓沸撓攙也新序作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

人上下指愛之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

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

覆復初月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下後擊之一也先擊于頭目

後擊之宜手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聽猶

耳目也言遠人自為其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

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益言戒和傳而

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或以故仁人之兵聚

則成卒散則成列卒卒伍列行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

嬰之者斷兌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兌猶聚也與

所短潰穰散也新序作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

角摧圜居方正謂不動時也案角鹿埴隴種東籠而

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之兒或曰鹿埴之貌如木實垂

東籠與隴同沾濕貌也如衣服之沾且夫暴國之君將誰

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

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灼黥如畏若仇

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

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

言詐也不可得故仁人用國日明日益諸侯先順者安

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然反之者亡謀慮與之為敵者亡也

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

之謂也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讀為佈度發遏上也湯建旆與師本由仁義雖用武特鉞而猶以敬為先故能如火之盛

无能止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可

行而可設謂制置道謂論說孫卿曰凡在大王將率皆未

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疆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勢

率與帥同所類反道說也效驗也孝成王見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為急故遂問用兵之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所問故言在大

王之所務將帥乃其小事耳所急教化也君賢者其國治君

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

國亂治者疆亂者弱是疆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

用也上不足印則下不可用也印古仰字不仰則不足仰也

化長養之下可用則疆下不可用則弱是疆弱之常

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疆

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備也重祿重難其

功輕忠義則弱好士者疆不好士者弱士賢也愛民者疆不

愛民者弱政令信者疆政令不信者弱信謂使民齊

者疆民不齊者弱齊謂賞重者疆賞輕者弱重難

使必賞有功則疆刑威者疆刑侮者弱刑當罪使民可畏

輕易其賞則弱也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疆攻當為功精好加功者也

海漫故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疆器械牢固便利於用則疆

兵者疆輕用兵者弱重難用權出一者疆權出二者弱

多門是疆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材力也齊人

者號為技擊子孟康曰兵家之技巧者看其技也得一首者則

賜贖鎰金無本賞矣

八兩曰鎰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以鎰金

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元本賞也

是事小敵羸則偷可用也

竊用之也

事大敵堅則渙焉

離耳

易序卦曰

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

若飛鳥言無憑依也無日

言傾側反覆之速不得一日也

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貨

市傭而戰之幾矣

此言貨市中傭作之人魏氏之武卒以

度取之

武卒選擇武勇之卒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也

衣三屬之甲

曰上身穿一解一脛繳一凡

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

戈其上

置戈於身之

軸帶劍

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

贏負擔也日中一日之中也

中試則復其戶

利其田宅

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衆也顏師古曰利謂給其便利之與也丁冲又復方日反

是數

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

此中試者筋力數年而衰亦未可奪

事其優奪其優復使皆怨也改造更選擇也則又如前

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

國之兵也

優復既多則稅寡資用貧乏之故國危

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

民也酷烈

生民所生之民狹隘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寇不能害嚴刑罰則人皆致死也

劫

之以勢

謂以威勢劫迫之使出戰

隱之以阨

謂隱蔽以險阨使敵不能害鄭氏曰秦地多阨隱藏其民

刑罰

謂刑罰峻藉之莊子

使天下之民所

以要利於上者非闕無由也

阨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所以人自為戰而立功者衆也

功賞相長也

五甲首而隸五

家

有功而賞之使相長獲得五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

以最為衆彊長久多地

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為之有根本不數一時之利效能衆彊長久也不德

其戶利其田宅故多也也以正言曰異齊魏之苟且為正故齊

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

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相文之節制相文之節

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以魏遇秦備以焦熬之兼是數國者皆于賞蹈利之兵也

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其節節之理也

也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之兵也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

無異未有愛賞其上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中義心

不為非之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

精盡也即仁義也作起也始危也諸侯有能精故招近募選隆

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也近當為延傳寫誤耳招延謂引致之

論齊之技擊也隆勢詐謂以威勢亦詐為尚此論秦也尚功利謂

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言漸進而近於法未為理也或曰漸侵

績也謂其賞罰可斬染於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是齊人

外中心未悅服子廉反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猶齊之技擊不可

也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也非天下

之遇人莫能試故王者之兵不試一卒而定湯武之誅

桀紂也拱挹指麾而疆暴之國莫不趨使其餘曠

比皆化而來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

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隣敵以禮義教化

武也卜齊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詐

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翁代張代存代亡相為

雌雄耳翁欽也代翁代張代存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

也由用也以計力相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

勝是盜賊之兵

之繆綫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

田單齊襄王臣安平君也史記莊子者楚

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為將之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橋至其地地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歸報會秦擊奪楚已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其眾至滇變服從其俗焉是巧拙彊弱未

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

相若相似也維府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

及和齊也

數子之術未能及於和齊人心也

拮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

盜兵也

變讀為等持也拮契猶言拮無也同讀為同詐誑也皆謂困其危弱即掩襲之也

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

矣

入禮義教化之域孟康曰入王之域也

然而未有本統也

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彊弱之教也

湯武王而相文霸齊魏則代存代亡

乎棄疑

不用疑謀是智之大

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事至

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

不可必謂成功志其警備莊子曰聖人以必不必故多功衆人以不必

舍收藏欲周以固

密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牢固則敵不能凌奪也

欲安以重欲疾以速

靜則安重而不為輕率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也

欲潛以深欲伍以參

謂使間謀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謀或參之或伍之於敵

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

道言也

夫是之謂六術

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亡敗無威內而

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

彊使入出戰而輕敵

凡慮事欲熟

而用財用泰

熟謂精審泰謂不吝賞也

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

馳不完可殺而不

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敗百姓夫是之謂三至

不變而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

物皆止得百官軍之百吏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不苟拘上

以敬謀慮必在事先重之以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

謂大吉言必無覆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

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亡欲

勝計則凶戰如守不務越逐也書曰不愆行如戰有功如

幸不務於故謀無壙無壙言不敢須臾故事無壙敬事無

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

術五權三五而勉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崇

則通於神明矣天下莫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

孫卿曰將也死謂不察之而奔亡也在軍

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

為之有功次之軍之所重在順命不違而進猶命不違而退

退其罪惟均命故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禾

稼與備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服謂不

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捍其賊

之律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順刃謂不

微子開封於宋封之庶兄

曹觸龍斷於軍說死曰觸龍天子

曹觸龍斷於軍富有四德其臣何

曹觸龍斷於軍富有四德其臣何

曹觸龍斷於軍富有四德其臣何

曹觸龍斷於軍富有四德其臣何

曹觸龍斷於軍富有四德其臣何

曹觸龍斷於軍富有四德其臣何

左師鱗龍者謂諛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誤又戰國策

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謂疆而樂之

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仆猶言匍匐也無幽閒辟陋之

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

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

不攻兵格不擊德義未加所以敵不服故不上下相喜則

德之敵人上下相愛悅則不屠城屠謂毀其城殺其不潛

軍不留衆不義留暴師不越時古者行役故亂者樂其

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陳征西臨武君曰善陳賢問孫

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陳賢荀卿弟子言先生之

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愛人則懼其殺傷

焉如子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非謂愛孫卿曰

非女所也也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孟

也彼兵言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

存者神所過者化所有止之處畏之如神

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孟梁惠王

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咨禹是以堯伐驩兜亦誅也書曰

禹伐共工書曰流共工于幽州舜伐有

苗惟時有苗弗率故征之

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二帝四王

皆以仁義之

或稱王或稱帝由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四王皆以仁義之

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

遠邇來服德成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此之謂也曹風鳴鶴李斯問孫卿曰李斯問孫卿曰秦四

聖有勝其疆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

而已便其所欲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勢隱之孫卿曰非女所

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改以不便人為便也吾所謂仁義者

大便之便也吾以大便人為便也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

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未

事也荀卿前對趙成王有此言語秦四世有勝認認然常

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禮志作軋蘇林曰讀如慎而無

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

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

兵也前行素脩謂前已行之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

末此世之所以亂禮也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亂亦由

書湯誥伊尹相湯伐桀桀自臨遂與桀戰于鳴條之時也

禮者治辯之極也辯別也禮安也王

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摠也摠謂其國也王

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取甫利

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人之繁刑不足

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由用也道即禮也

甲嚴刑皆不足時也楚人斂革犀兕以為甲如金石斂聚也犀兕

犀兕為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史記作堅如金石也宛如鉅鐵

古治反管子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較輕罪楮一較宛如鉅鐵

鈍慘如蓬蠶也地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楊之謂謂之鈍

言宛地出此剛鐵為矛慘如蜂言其地出此剛鐵為矛慘如蜂

驍捷也亦輕也匹妙反或當為然而兵殆於垂沙唐篋死

而莊躑起楚分而為三四司馬自史記索隱曰莊躑

分為四韓子曰楚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日能見百步而不見睫

目也躑初為盜後為楚將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

其道故也汝賴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

以方城鄧林北界鄧地又曰山林緣然而秦師至而鄢郢

舉若振槁然聖謂卒而取之鄂郢楚都振擊也槁枯是豈

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劉比

干囚箕子為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為夏商銅柱加之炭上冷

責古殺戮無時臣下凜然莫必其命凜然悚慄之貌莫

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今不嚴

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

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試用也城郭不辨

溝池不掛古掘字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掘也

固塞不樹機變不張固塞謂使邊境險

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固

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

也如影響胡有不由今者然後之以刑故刑一人

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已也是故刑流

也流行也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

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殺一人謂極縣于羽山刑二人謂流共工于幽州放

驩兜于崇山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威謂抗奉使人畏

凡人之動也為賞慶為之則見傷害焉止矣故賞慶

刑罰勢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為人主上者也

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

罰勢詐除拒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慮率用賞慶刑也除謂驅逐所拒謂迫

斃若秦劫之以勢隱之以拒大寇至則使之持危城則必

畔遇敵處戰則必比比敗走也此者每背之勞苦煩辱則

必犇犇與奔同霍焉離耳下反制上霍焉猶渙焉也離散之

然故賞慶刑罰勢詐之為道也備徒鬻賣之道也

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

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

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任力役以調齊

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

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被不祥敦厚也毒害也

孽謂妖孽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

焉將以為利耶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驕陋誰睹

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像上之

志而安樂之於是其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

於是像之中更有能自脩德者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

矣是高爵豐且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耶則

高爵豐且祿以持養之持此以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雖雕

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離離音亨懸明刑大辱於其後

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

化存至也言所至之數畏之如神凡所施為民比畏化之也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為之

化而愿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比化而愿慤也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

而公旁辟曲私也人子糾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糾調率汰

至一大化皆化也至一極一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

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

除塗以迎吾人塗與闢同開也除塗治其道塗也因其民襲其勳而百

姓皆安因其民之愛允襲其勳其所皆安言不驚擾也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此謂

兼人者也愈下同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

畏我威劫我勢為我勢所劫也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

是則戎甲俞衆奉養必賞奉養戎甲必煩費也是故得地

而權彌輕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

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

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筭之粟以食之地藏曰

主人君回示之官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立溫

直司可以慰接之已其有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已過也過一其

懼其畔去也

已過也過一其

懼其畔去也

然後新婦之民可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愈貧

信今其莫化故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

必富兼人者貧古不一也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疑定

固定有齊能并宋而不能疑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

而不能疑也故曰單奪之韓之上地數百里完全富

具而趨趙趙不能疑也故秦奪之上地數百里完全富

歸也未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陽事以上上黨歸趙

使使馬服將六陸素秦使白起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而奪

其地殺故能并人而不能疑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

疑其人則必亡能疑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疑兼并

無疆得日天始則能定去則无古者湯以黃武王以湯與

同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謂侯為百無他故正此

疑之也故疑士以禮疑民以政禮備而士服政平而民

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疑以守則固以征則過今之行

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卷第十 注荀子卷第十

